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  
第五十七回 惡作劇強人嗜糞汁 探消息女尼赴行轅

話說濟公同雷鳴、陳亮在張大人宅中，與張公子文炳對坐，遞上張大人家書，張公子拆閱。忽見門簾一動，進來一人，濟公一瞧，正是劉香妙，忙嚷道：「快救人呀！」原來劉香妙等三人，自從在江邊被濟公用這眼法遮住眼光，掉下坑去，游了半天，吃了多口糞穢。好容易才有個樵柴的走過，一叫救命，那樵柴的聽著聲音，尋到土坑邊，只見有三人在內游泳，他動了惻隱之心，就要救他們起來。無奈臭味難聞，下不去手，想了久久，方想出個法子，跑到山邊，尋了根草繩，走到坑邊，說道：「那個先起來，就拿住繩頭，待吾拖你們起來。」劉香妙雖然跌落土坑，還倒有好心思，自忖道：師兄他好好兒在山上修行，被吾花言巧語騙他出來，致受這臭苦，現在理應讓他先上去。主意想定，在坑中一面對王承恩道：「師兄，這一回吾實在對你不起，你先上去罷。」王承恩道：「師弟好說，這是吾命該如此，不干你事。吾橫豎已經浸在糞穢裡了，先上去也是臭，後上去也是臭，你先上去罷。」劉香妙道：「豈有此理！你是客人，吾是主人，凡事總是先賓後主的，吾那好僭越先上去？」王承恩道：「不是這樣講的。吾是師兄，你是師弟，你的本領到底不如吾。吾在此多吃些兒苦還不要緊，你若再過一時，就要不濟事了。」劉香妙道：「不妨，吾在這裡倒也適意，就是再過一天，也不要緊。」二人在坑中你推吾讓，大家不肯先起來，讓了半天，還沒分出先後來。此時蘇蓮芳在坑中已是累得漸漸力乏，支持不住，要沉下去了，見他二人還在那裡推讓，就發急嚷道：「你二人掉在這個屎坑裡，還要這般客氣，吾是已經累不過了。」劉香妙一想：不差，吾們到底是男子，還挨得過些苦，他是個女人家，力小氣虛，吃不過這個苦的，還是讓他先上去罷！一回頭，就對蘇蓮芳道：「你好好的住在庵中，因見了吾提起這事，就一同尋這和尚報仇，致掉在這裡來，吾心中實在過意不去，你先上去罷。」蘇蓮芳一想：他說得如此客氣，吾倒不好先上去了。就說道：「吾同你是夫婦，夫者天也，婦者地也。人家說起來，總說天地，天字總在前面，地字總在後面，沒有先地後天的。論理，應該你先上去。」劉香妙道：「吾同你雖是夫婦，現在還沒有作親，還是賓主理。你是賓吾是主，你先上去的順理。」二人又彼此推讓起來。那上面的樵柴夫把繩頭丟下去，等他三人上來，等了半天，一味的你推我推你，大家不上來，他一想：吾家中八口餘歲的老娘，餓著肚子等在家裡，候吾砍了柴賣了，俵米回去燒飯吃的，那裡耽擱得起時候！他們既然都不肯起來，吾也不是一定要救他的。就把繩甩在地上，一聲也不響去了。蘇蓮芳正好起來，見樵夫早已去遠，心中著急道：這人如若不救吾，直要等個人來，不知又要到什麼時候了？就嚷道：「樵夫哥哥慢走呀！送佛送到西天，造塔造到塔頂，你既救我們，怎麼就此走了？」那個樵夫不回頭，一逕去了。

劉香妙埋怨蘇蓮芳道：「吾叫你先上去，你一定不肯，現在他一走，害得都不得上去。」蘇蓮芳道：「大約吾們三人與這個屎坑有緣，掉了下去，還應該多浸幾個時辰哩！」王承恩道：「閒話少說，這樵夫既不肯救我們，吾們只好昂著頭望著，待有人來，吾們大家喊救命罷。」二人聽他說話倒也有理，果然大家不言不語，只管昂起頭、睜著眼向外望著。江邊原是荒野之地，平時除渡江的人經過之外，人跡罕到的。三人望眼多時，遠遠見有個人走來。王承恩道：「隱隱有個人來了，吾們快些兒喊罷，如若錯過了這個機會，又不知要等到什麼時候才有人來哩。」劉香妙、蘇蓮芳二人聞言，就不等他說完，極力喊道：「救人呀！救人！」王承恩也跟著他們很命叫喊。只見來的人漸走漸近，蘇蓮芳眼光遠，仔細一瞧，說聲：「呵喲，二位不要喊了，來的不是人呢！」劉香妙道：「不是人倒是什麼？」蘇蓮芳道：「他如果是人，怎麼臉上出毛，渾身赤條條的，一絲不掛呢？」劉香妙聞言，又把頭兒伸高，一細認，道：「差了差了，來者果然不是人，是個熊，快快不要叫喊了。這件東西最利害無比，如若被他聞聲尋至，吾們三人性命就要不保了。」於是三人只低著頭，鴉雀無聲。歇了片刻，見那人熊身高五六尺，豬頭人面，目光如電，遍體黑毛，光滑異常，行走如人，搖搖擺擺的走過坑邊。三人見了，都嚇的魂不附體，恐怕他知道坑中有人，就撲下來吸取，逃也沒逃處，所以三人連氣都不敢呼吸。後見這東西走得遠了，方敢輕輕說話。

蘇蓮芳道：「天色要晚下來了，如若到夜沒人走過，還有什麼人貪夜跑來救吾們？看來吾們三人要死在這裡了。」劉香妙切齒咬牙道：「吾如若這一回死在坑中，吾的靈魂兒必要化了厲鬼，與這和尚索命的。」王承恩笑道：「一個人死了，魂靈兒忙趕緊要去投胎了，那有空閒來與和尚索命？你這話未免孩子態了！」正在說話的時節，忽聞遠遠有咳嗽聲。三人趕忙昂頭一看，見遠遠來一老者，頭戴員外巾，身穿藍袍，頭髮如雪，一部銀須飄灑胸際。三人以為救星到了，忙高聲嚷喊，焉知這老人年歲太大了，耳已重聽，一些也聽不見，走到岔路口，就順著大路往北去了。三人無可奈何，只得忍耐著性子，等候在坑中。天將傍晚，忽見一童子走近前來，王承恩又極力叫喊。這一回倒聽得了，只是那童子萬不料坑中掉下人去的，所以只在江邊尋聲亂覓。王承恩又高聲道：「小哥小哥，吾們在這裡。」童子一回頭，見三個人頭在坑中，倒嚇了一跳，想要逃跑，王承恩忙道：「小哥，莫要害怕，吾們是走路，因走到這裡貪看江景，忘了腳底下的路，所以就掉了下去，你要救救吾罷。」童子這才走近坑邊道：「如何救你們呢？」劉香妙道：「坑邊有個繩兒，你拾他起來，把一頭甩下來，一頭由你拿著，吾們吊在繩上，你只須用力一拖就得了。」童子聞言，即拾起繩來，將一頭丟下，蘇蓮芳道：「這回大家客氣不得了，吾來先上罷。」即時把繩頭拖著，對那童子道：「小哥，你狠命用力往上拉罷！」童子果然用力猛拉，把蘇蓮芳漸漸拉出半身，又拉出全身。蘇蓮芳兩隻手離岸只有尺餘了，只須再拉緊一步，搭上了手，就好躡起來了。焉知那童子只有五六歲，力量薄弱，一時支持不住，往後一退步，繩子一鬆，把蘇蓮芳仍掉了下去。一個人的身體至少須八九斤，從上面掉下去的時候，勢大力重，「撲」的一聲，糞穢往上直衝，衝的童子身上也都是了。童子拋去繩子，望江邊就逃，劉香妙、王承恩在坑中央就叫喊，他只做不見不聞的去了。

原來這小童是船家的兒子，船就在江邊蘆葦中停著。童子一回船，他父親見他滿身糞臭不可聞，忙問其緣故，那童子把坑中救人的事，從頭至尾細說了一遍。那船家倒有惻隱之心，說道：「你不救他，這裡無人跡，他就沒人救了。」即時取了船索，叫童子領路，領到坑邊，這才把他們一個個拉將起來。三人既到了岸上，別的無暇及此，先洗澡要緊，身畔摸出些碎銀來，給了船家作為謝儀，三人這才夠奔回去。走到半路、見路旁一道小湖，三人撲通撲通的跳下水去，把糞穢洗了個乾淨，然後上岸投宿。叫飯店中的小二取了五六盆臉水，用香皂把頭髮、臉面都擦到，又脫下頭巾、衣服、鞋襪，也用香皂刷洗，直洗到天明，方才罷休。店小二取了火盆來，把三人衣服烘起來，三人就在牀上略略睡了一覺。天方近午，那衣服都已烘乾了，起身之後，各人從新洗臉穿衣吃酒。大家心中都恨極濟公，急於報仇。

蘇蓮芳道：「我看這和尚非但奸滑，而且法術多端，竟把吾眼睛都給遮住，掉下糞坑。我們斷不是他對手，不如再去請幾個高人來罷。」劉香妙歎口氣道：「我這幾個月裡，東西南北，走了半天下，請的人也不少，何如總不是他的對手。實在沒法想，所以才來請師兄，現在連師兄也吃了他的苦，我想天下更比師兄法術大、本領高的人恐怕沒有了。」蘇蓮芳道：「吾的師父名叫馬如飛，他住家在鎮江府駿馬鎮，我們何不去請他出來？他的本領件件精通，法術也極多，如若請到了他，這和尚准得送命。」王承恩道：「這和尚必然到張欽差宅中去了。我們到了鎮江，先去尋你師父，待請到了他，然後同到張大人宅中，給他拚個你死我活。」劉香妙道：「恐怕馬如飛不肯出來給我報仇，我們就壞了。」王承恩道：「我素知道馬如飛為人慷慨，專喜管閒事，路見不平，就要拔刀相助。蓮芳既是他的徒弟，他焉有袖手旁觀之理？如若請了他來，我們四個人聯為一氣，把這和尚團團圍住，那怕他飛上天去！」蘇蓮芳道：「對，我們就走路罷。」於是吃罷飯，會了店賬，一直夠奔江邊，喚船過渡到鎮江口上岸。

蘇蓮芳道：「你二人暫在客店住著，空閒下來，就到張大人宅中打探和尚的消息，到底在那邊不在那邊？如在宅中，你們乘便把宅中進出的路徑一一探明，好等師父來動手。吾上駿馬鎮，來回至多三日，你們等在這裡罷。」二人點頭，說著話，一路進在張宅旁邊級升客店住宿，一官無話。到了明天清晨，梳洗吃飯畢，蘇蓮芳即別二人趕路。一口氣走了四五口里，將到駿馬鎮，忽見前面來了一人，遠遠叫道：「蘇蓮芳慢走，我來也。」未知此人是誰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